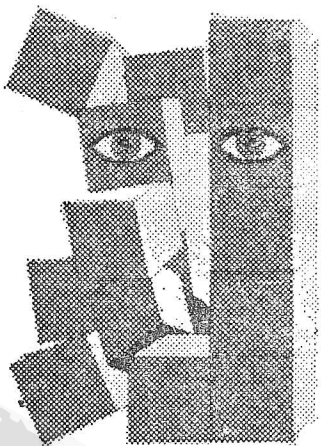


兩年來美國的反戰風暴 (下)

顏 黎



士連袂而起，領導反戰，終成爲詹森政府的致命傷，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

美國東部爲學術文化重心所在，以哈佛大學爲首的「美東學派」(Eastern Intellectual establishment)，不僅是學術自由的象徵，而且人才薈萃，成爲影響近代美國政治的一股主要力量。學人反戰固爲全國性的運動，然其領導人士，十九出於美東自由學派，且多爲甘迺迪主政時之親信決策人士。如甘之駐印大使、哈佛經濟學家蓋爾布勒斯(John Galbraith)即爲學術界反對越戰之領袖人物，他的信念是「我們不能也不應贏取越戰勝利」。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發表的所謂「蓋爾布勒斯結束越戰計劃」(The Galbraith Plan to End the War)，就是主張美軍無條件自越撤退；一九六八年三月卅一日詹森總統宣布放棄競選連任之後，蓋氏隨即要求國務卿魯斯克及助理國務卿彭岱等同時辭職，以「促進和談」。如前哈佛歷史學名教授史勒萊哲(Arthur Schlesinger)於詹森總統任內辭去白宮顧問之職務後，初則出版其「甘迺迪白宮十日」(A Thousand Days)一書，對詹森及魯斯克實施「人身攻擊」，以破壞其威信，繼則要求美軍退出越南。如哥倫比亞教授赫斯曼(Roger Hilsman)，原爲甘之助理國務卿，主管遠東事務，一俟詹森上任，其本人尚未離職時，即公開

發表違反政府政策之言論，呼籲與中共進行接觸，皆其最著者。

一九六六年春，詹森總統夫婦爲加強對文化藝術界聯繫，特宣布是年六月十四日爲「白宮藝術節」，聯名邀請全國詩人、作家及藝術界領袖人物前往白宮餐會，並舉行分組討論，摘要宣讀他們的重要作品。負責主持其事者，爲當時總統特別顧問哥德曼(Eric Goldman)。

哥德曼爲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在白宮負責總統與學術界之聯絡與協調，及至越戰擴大，他對詹森政策日感不滿。在他一手決定參加「白宮藝術節」的邀請名單中，有數人顯爲反對越戰最力人士，其中並有一人曾爲共產黨員。當請柬發出後，詩人羅維爾(Robert Lowell)隨即函復詹森，拒絕邀請。名作家赫西(John Hersey)則決定於藝術節會上，宣讀其名著「廣島」(Hiroshima)一書中有關杜魯門總統爲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下令投擲第一顆原子彈的一段文字。該書係根據據免於難的廣島市民口述當年原子彈爆炸時的恐怖情狀而寫成，富有強烈的反戰意識。當詹森夫人得悉此事後，即間接婉請赫西改變題材，但遭拒絕。

及至「白宮藝術節」節目進行的一天，七十一歲的名作家范多倫(Mark van Doren)首先演講時，他却對詩人羅維爾拒絕總統邀請一事

六、學術文化界是詹森政府的致命傷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共在大陸建立偽政權以來，美國各重要大學學人，即相率從事對整個外交政策尤其是遠東問題的研究，著述既多，檢討尤嚴。像普林斯頓大學肯南(George Kennan)所著「美國外交一九〇〇—一九五〇」，以及芝加哥大學莫干索(Hans Morgenthau)的「美國外交政策」和「美國新的外交政策」等著作，僉認美國二十世紀的外交政策，忽略了現實，而對一九四七年來由杜魯門政府所奠定施行的「圍堵政策」與「馬歇爾計劃」尤多批評與指摘。他們都是國際間名的政治學家，其言論早已深入人心，引起了自由派學者對美國現行政策的懷疑與厭倦。及至越戰擴大，教育學術文化界人

予以讚揚。當時白宮重要助理人員，眼見此一藝術節竟變成了反戰的宣傳場合，認為總統顧問哥德曼應負全責，氣憤之下，要求他即刻設法阻止此種不利情況之發展，哥德曼當時却反駁說：「如果我只是想討好總統和維持我在白宮的職位的話，那我就一直不會說出和作出這些事情來。」(If I were just trying to please the President and to hold on my job here, I would not have been saying and doing the things I have.) 接着他更威脅所有白宮官員和總統：「在我負責一天，我反對給予這些作家們的何種限制；如果白宮有任何人企圖限制的話，那我一定立刻辭職，並發表聲明。」其言論之囂張跋扈，無以復加。

一九六六年秋，正是國會少數自由派參議員開始積極從事反對越南政策之際，俄國駐華府大使館官員會利用此一大好時機，與該等議員經常接觸，這些議員亦常和俄使館人員共進午餐，參加晚會，他們辦公室僚屬們的子女更不時和俄國外交人員的子女相互「約會」。

八月中某一天，詹森總統和重要助理數人在白宮進行會談，話題觸及某一自由派參議員，因此詹森指名道姓，把那幾位議員和俄國使館過從情形，全盤道出，他當時感慨地說：「俄國人替這些參議員想話題，我常常在他們沒有發表言論之前，就知道他們將要說些什麼話。」(The Russians think up things for the Senators to say. I often know before they do what their speeches are going to say.)

當時白宮特別顧問哥德曼在座，由於他的反戰立場，他對詹森總統這番實際的內幕報導，甚表氣憤，因此，當詹森繼續說出是年三月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對越政策公聽，俄國大使館官員與該會一議員私下聯絡的情形時，哥德曼竟打斷詹森的話，指責他說：「總統先生，你知道你現在說的事情就是不正確的。」(Mr. President, you know that what you are saying simply is not accurate.) 詹森爲了表示總統的民主風度，對他這位含有高度敵意，一再發表狂妄言論的部屬，從未稍加詞色。然而哥德曼至此感於無法再爲白宮服務，隨即自動辭職離去。他回到普林斯頓原校任教之後，兩年來即從事寫作「詹森的悲劇」(The Tragedy of Lyndon Johnson)，該書已於本年出版，現爲最暢銷書之一，其對詹森個人及越南政策之指責，達於極點。

至於學人公開發表反動言論，則以「基洛斐斯案」爲始爲著。基洛斐斯 (Eugene Genovese) 爲紐哲西州立大學教授，一九六五年四月在一次學生反戰集會上宣稱：「我不怕也不會遺憾預見中的越共勝利，我歡迎他們的勝利。」(I do not fear or regret the impending victory in Vietnam, I welcome it.) 此論一出，不僅引起了全國普遍的辯論，更成爲該州選舉期中兩黨爭執的主題，其時自由派人士以爲基之言論，屬於學術自由之範疇，不容置喙，而羅伯甘迺迪竟亦出而聲援，強調「言論自由」是「絕對的」和「不可限制的」。當時執行律師業務之現任總統尼克森，鑒於此種危言聳聽之惡劣

影響，起而駁斥其非，並於是年十月廿七日投書紐約時報，詳述其個人對基案之看法，他強調「基洛斐斯案的問題是，一個由州立大學聘用的教授，應否有權利利用其聲望與講壇，爲一個美國戰時的敵人呼籲勝利」，他並指出羅伯甘迺迪把言論自由與基案混爲一談，實是擾亂視聽，淆混是非。由此一案，即可見美國學術界人士反戰情形之一斑了。

七、青年學生由反戰而變成暴力革命

美國現有大專學生六百九十六萬三千人，分別就讀於二千三百八十二所大專學校，其中兩年制專科計一百五十一萬八千，四年制大學五百四十四萬五千，研究生六十五萬，黑人學生三十萬，反對越戰固爲大學生之一般心理，然利用反戰而從事暴動以破壞社會秩序者，爲數原不過十二萬人，少於學生總數百分之二（時代雜誌與紐約時報本年五月之估計），然其行動之暴戾，已動搖整個社會。此一少數反動集團，則以「新左派」(New Left——指有別於共產黨而與共產黨同路線之新起之左派組織) 旗幟下之「學生民主社會促進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爲主幹。

「學生民主社會促進會」於一九六一年由十一個大學左派學生五十九人組成，現有會員約五萬，總部在芝加哥，並已於全國三百五十個大學設立分部。他們在理論上是崇拜馬克斯，在行動上是崇拜下瓦那 (Che Guevara)。游擊「英

雄」，前為古巴國防部長，於二年前在玻利維亞從事游擊戰時死亡）；他們痛恨美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及其一切權力機構（他們總稱之為Establishment），認為美國「軍事工業的組合」(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是「侵略」的工具，和平的「敵人」；他們主張與窮人聯合，以暴力摧毀現行社會制度與秩序，却無任何建設的理想。過去三年來，全美各大學普遍發生嚴重反戰暴動事件，幾全由「學生民主社會促進會」策動主持。其次是「進步勞工黨」(Progressive Labor Party)和「流玻士社」(Dubois Clubs of America)，前者是擁毛派的共黨份子，後者則為擁俄派的美國共產黨專在學校發展的青年外圍組織。至於黑人方面，則有「非美社會」(Afro-American Society)，這是主張以武力奪取權力的一個黑人學生組織，其行動之兇狂，較之新左派猶有過之。此等反動組織，其目的與手段雖各有不同，但他們激烈反戰，並利用反戰以進行其破壞學校與顛覆政府的陰謀，則無二致。美國崇尚學術自由，各級政府對學校人事無置喙餘地，即公立大學亦不例外，而全國各重要大學，十九為自由派人士所控制，他們對於這些反動份子，一向姑息縱容，即使違法暴動，亦鮮有招警予以制止或驅逐者，（非得學校當局透過法院請求，警察不得進入校區之內）寧願在要挾威脅之下，與反動學生進行和談，最後無條件投降。尤其是自一九五三年起華倫 (Earl Warren) 出任首席大法官之後，聯邦最高法院一直為自由派所控制，在今天的九位

大法官中，除史都華 (Potter Stewart) 及哈蘭 (John Harlan) 兩人一般說來可稱之為保守派，懷特 (Byron White) 及布萊克 (Hugo Black) 兩人間或在票決時採取保守立場外，餘皆理想自由主義倡導者。因此最高法院不少判決，不僅完全推翻了行政部門的政策，更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嚴重後果，如愛阿華州寶斯莫茵市 (Des Moines) 一初級中學在一次反戰示威遊行前，學生要求集體配帶黑布袖章，以表示對越戰沉痛的抗議（一如新左派學生配帶紅色袖章以表示「革命」然），為學校當局所拒絕，但至遊行之時，尚有十五歲學生白絲汀克 (Beth Tinker) 等三人違反校規，堅持配帶，因遭受停學處分。及後該案訴之於法，聯邦地方法院及上訴法院均支持學校之決定，但至本年二月廿四日聯邦最高法院竟以七票對兩票判決該校對學生之處罰，為違反憲法自由權之規定。凡此種種，皆為助長學校青年反動的最大因素。

學生反戰的方式，第一是「反選拔」，反對國防部所屬陸海空軍各部及中央情報局等機構派員進入學校，甄選應屆畢業生為聯邦政府服務，每次負責官員進入校區，必為反戰份子包圍，甚至遭受軟禁，達一兩天之久。而為國防部負責製造特別戰爭器材之私人公司，亦在攻擊之列。如「道化學公司」(Dow Chemical Co.) 以承製在越戰中使用最多之高熱燃燒劑 (napalm)，三年來即成為學生攻擊最大目標之一，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度該公司派員前往全國三百所大學進行選拔工作，即曾遭遇反戰份子五百次示威遊

行與圍困。

第二是「反國防研究」，其對象首為「國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這是隸屬於國防部的一個研究機構，在簽訂合同關係之下，由全美十二個重要大學負責組成，進行有關國防問題之分析；兼任該項分析工作之教授，每天報酬為七十五至一百元。由於反對之激烈，芝加哥大學等五校已正式宣布退出該一組織，其餘各校，亦將難於繼續。其次是反對軍事秘密研究，美國自一九四〇年在愛因斯坦等三位傑出科學家建議之下，學術界即開始接受聯邦政府的最大經援，進行有關實用軍事科學與工程的研究。以本年度為例，聯邦政府之「國防研究及發展」經費為一百六十億元，其中各大學即佔十五億元之多。麻省理工學院為科學重鎮，接受聯邦政府支持最大，去年度即達九千六百萬之多（其次為密歇根大學、伊利諾大學、加州大學等），該院之「林肯研究實驗室」(Lincoln Laboratory) 進行對預測飛彈「警告系統」之研究，迄今已開支六千五百萬元；而該院之「工具使用研究實驗室」(Instrumentation Laboratory) 更為世界第一重要之「飛彈導向系統」(missile-guidance system) 研究中心，刻正以三千萬元，為國防部研究發展一種「多面獨立目標再進入工具」(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ed Re-Entry Vehicle)——即使用一座飛彈向幾個不同目標連續發射數顆原子彈頭，並要求最大準確性之導引工具。但該院少數學生與教授，認為此種原子武器之發展，威脅世界和

平，竟聯合起而反對，終迫使學校當局於本年四月廿九日宣布，停止一切有關軍事秘密研究五個月，以便進行全面檢討，決定未來研究計劃。而史坦福大學之「實用電機研究實驗室」於本年四月九日至十八日為反戰學生佔領之後，亦被迫宣布放棄一切有關國防之秘密研究。

第三是「反兵役」；根據美國兵役法規，凡年在十九至廿五歲之青年，列為優先徵召人員，服役兩年。越戰擴大之後，應召人數激增，計一九六六年為卅八萬三千，一九六七年為廿三萬，一九六八年春以越戰惡化關係，應召人數更增，原來有大學研究生不予徵召之規定，至此，除牙醫等科及攻讀博士學位者外，其餘緩召規定均予取消。大學生為徵召之主要對象，因此多以越戰「非法」為理由，進行全面性反兵役運動，除了組織全國性「反抗會」(Resistance)外，並於各重要大學設立「反抗分會」。而極端派反戰領袖份子史巴克(Benjamin Spock)為國際聞名之小兒科專家，更聯合學術界人士，發表宣言，籌款支持全國青年，進行反徵召運動。

自一九六七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之間，全美共有二百五十個大學發生反戰暴亂情事。本年初起四個月之內，暴亂情事，即已蔓延及一百個大學，其情況顯已由反戰運動而變成暴力革命。如去年四月廿三至卅日哥倫比亞大學「新左派」學生竟將佔領之五幢校舍，劃分為五大「解放區」，室內外懸掛共產紅旗及共黨頭目照片，一切公文校具，全予搗毀，真像「打家劫舍」，目不忍睹。本年一月廿日，當尼克森總統於國會

宣誓就職後遊行前往日宮途中，反戰份子一萬人示威呼叫，其中反動學生數十人，更高舉越共旗幟。本年四月九日哈佛大學左派學生佔領行政大廈，五位院長橫遭挾持，使這個建校三百卅三年崇尚自由的最高學府，被迫宣布廢除軍事學科，並決定於本年下半年開設「非美研究」學系，主講有關黑人問題課程，並予黑人學生以決定該系教授任免之權；本年四月廿日，康奈爾大學「黑人解放陣線」學生暴動，其中十七人竟荷槍實彈，對該校學生中心實行武裝佔領，及至該校校長為避免流血，接受黑人學生所提無理要求之後，始行撤退。本年四月七日，紐約市立布魯克寧學院第五次遭受反動份子投彈爆炸起火燃燒後，救火警員趕往緊急施救時，該院黑人學生一百人，竟集體阻止施救工作，並以石頭鐵棒攻擊其他在場維持秩序之警察。其惡性之大，居心之險，令人寒心。美國法學家漢德(Learned Hand, 一八七二——一九六一)有言：「一個人不承認他們自由有所節制的社會，將會迅速變成一個自由只是為少數野蠻者所佔有的社會。」(A society in which men recognize no check on their freedom soon becomes a society in which freedom is the possession of only the savage few.) 這正是今天美國社會情形的一個實際寫照。

八、越戰毀滅了詹森總統

自從一九六七年越戰情況惡化，美國反戰運

動進入高潮，這位在美國立法史上表現了最大成就的詹森總統，就開始了非常暗淡的遭遇。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他離開白宮，突然走向那些兩年前曾經給予他歷史上最多少選票的人民，就會引起憤怒的示威，他幾乎沒有一天不遭受到言語或行為上傲慢無禮的攻擊。無論他去那裏，從到西部洛杉磯發表一篇演講，以至東部紐約參加史巴克邁大主教的葬禮儀式，他是緊緊地被那些詛咒的叫囂聲所纏住。

就詹森總統而言，美國決不能在越戰中妥協退却，因為他要忠實履行對自由世界的承諾，以抵抗赤色帝國主義的侵略；然而他却無法贏取越戰勝利，因為國內反戰力量的兇狂，已破壞了總統的統馭權力，動搖了政府的指揮重心。誠如康奈爾大學史學權威羅塞特教授(Clinton Rossiter)所云：「越南不是我們最大的問題，但就是越南問題毀滅了詹森」(Vietnam is not our biggest problem, but it is the one that destroyed Johnson.) 今天尼克森總統面臨着同一問題，如越戰曠日持久，他將遭遇到詹森同樣命運，因此，迅速結束越戰，已成為美國政府的既定國策。而在此一局勢發展之下，南越政府應如何自力更生，亞洲自由國家如何協力團結，共挽狂瀾，使自由亞洲人民免於共產極權之更大禍害，實為當前急切之圖。

作者附誌：本文上中二篇於去年八月廿四日脫稿，下篇於本年五月八日完成，均自紐約寄出。